

《圣经·新约》的语言

李志强

翻译“新约”旨在向英语读者——不论对《圣经》熟悉与否——提供由最优美的希腊文译成的当代流行语言,译文理所应当汲取近年来《圣经》学术研究的成就。

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距现在约三百五十年。二百七十年以后“新约”得以订正^①。一八八一年,新约钦定本问世,替代了所谓的标准经文;它自新约印刷开始一直占统治地位。但是,它废弃了经文校勘的先进性,校订者不再像他们的先驱者遵循绝大多数原稿的经文;大多数后期原稿经文转讹;或因辗转传抄,或因随意改正和润色。相反,他们遵循了数量甚微的、最早的、依他们判断残存的最好的原稿。自那时至今,经文校勘并非一成不变。为钦定本校订者闻所未闻的较早期的原稿已被陆续发现,其它取得证明的重要途径,或已经被新近发现,或完全现成。同时,经文校勘的方法本身已日臻完善,对个别原稿的价值已不时做过重新评估。尽可能恢复接近湮灭的经文的本来面目,现在看来,比我们的先驱在这方面遇到的难题要简单些。现阶段,没有任何一部校勘经文能自诩象钦定本所处的时代一样被广泛接受。依大多数学者的判断,编纂上述经文的时候并没有到来,原因在于新材料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争论尚在继续。由此,现时的翻译家们只能考虑对繁多的文牍掂量后,在翻译每一节时选择根据他们的最佳判断最能反映作者精华的文牍;而其它文牍似乎只值得认真考虑,将它们记入脚注。在确定证据时,译者已将以下三方面纳入考虑之列:a. 希腊文新约古原稿。b. 早期译为其它语言的原稿。c. 早期基督教作家源自新约的译文。这三方面的证据,共同被认作“见证人”。但是,大量相互不同的原稿,只要它们不产生迥异而且意义在译文中得以反映,就一声不响地一览而过。译者明白无误地了解,他们的判断充其量是临时性的,然而他们相信他们所视为蓝本的经文,较之较早的译文无疑是个进步。这经文见 R·V·G 塔斯科编纂的《希腊文新约》^②

经文是第一步。第二步便是尽可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这是译成英文的初阶。1881年的校订者们相信,渊博的希腊文知识会使他们改正老版中出现的一些误译,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永远忠实于原文的信条,引入尽可能少的模棱两可的字眼……。自那时起,对希腊语言的研究,丝毫不比经文校勘研究得差。特别是,自1881年发现同《新约》同一时期数以万计的通用的莎纸文件或非文学的希腊文(稿),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大多数新约作者使用的那种希腊语的知识。这并不是说,这种发现,导致我们对新约时期希腊文的理解发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只是,这种发现常常使得更好地欣赏习语的微妙和歧义成为可能;习语有时表达了新约中某些章节的底蕴。新约的语言,在许多方面的确收缩性大,捉摸不定,超过校订者允许变动的限度,进而要求译者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无论如何,译者的任务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别于校订者。他们不仅被要求引入尽可能少

的模棱两可的字眼,而且竭尽全力“限制”诸如此类的字眼写进钦定的更早版本的语言中去。根据翻译联合委员会最初的决定,他们力主大量使用当代英语的习语来表述希腊文的意蕴。

大体上看,老一辈的译者认为,对原文的忠实要求他们最大限度再现希腊语的特征特点:如单词的句序,句子的结构和分类,乃至不规则的语法——当时的作者用通俗易懂古希腊语风的希腊语习语写作,显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转译成英语就显得不太自然了。当今的译者乐意用当代英语替换希腊语的结构和习语。

这意味着翻译方面一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它使译者的负担更加沉重。翻译上的忠实,绝不意味着保留原文的整个结构,仅仅用或多或少对等的英语词语翻译希腊文。一个词,事实上绝少等于另一种语言中完全雷同的一个词。每一个单一的词,是整整一连串意义和联系的中心,语言不同,意义部分相同,但常常并不一致。一个词在从属句和整个句子或在一个较大的思想单位(意群)中的位置,将决定全部意义的哪一方面占主导地位。译者几乎不能指望用另一种语言,一览无余地转述隶属于原文的单词所含的每一微妙的差别。但假若译者自如地掌握转达一种意义相同、联想相近、数量庞大的英语词汇,他就可企望从总体上移植句子的含义。由此,我们没有感到非要象 1881 年的校订者一样,竭力处处用同一个英语单词翻译同一个希腊单词。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返回到英王詹姆斯钦定本校订者所做的有益的实践,校订者们在他们的语言中明白无误地宣称,他们不承认他们感到那样的迫切性。

我们确信,译者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料,尽可能明晰地理解原文,然后用本族习语复述一遍。我们已发觉,在实践中这种作法不断地迫使人们作出判断,是否古老些的翻译方法允许妥贴的暧昧词句。在这些地方,我们明瞭我们采取了冒险行动;我们认为,与其举棋不定不如冒点风险,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从事翻译时,我们不断地努力遵循我们的章程,按我们所理解的,将希腊语译成今天的英语,也就是说,译成当代口头语言所喜闻乐见的词汇、结构和节奏。我们设法避免古语、生僻字眼。

应该说,我们的意图是奉献一种慎密的译文,不是意译,我们无意去涉足侵犯评注家的领域。但是,若最佳的注解是一种好的译文,那么每一种合乎理性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是意译。翻译同意译之间的界限是纤细的。但是我们极力慎重地采用意译,而不是企图去再现作为基础的希伯来文,而且仅仅用在某些段落中,除非不用意译我们就无路可走,无法达到明白晓畅地表示含义的目的。总体来讲,我们的译文堪称翻译,也许它灵活并不拘泥于恪守翻译,无论如何它是忠实原文的翻译,我们为此而字斟句酌。

本版《新约》译述作过仔细的修改,虑及源自多方面的批评和建议。译文中所作出的细微修改,极少反映出一个章节意思的主旨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修改将被发现是朝完善的方向迈进的。

在修改过程中,考虑到《新约》中引自《旧约》的某些章节,它们同现行的旧约版本和谐一致,这似乎是值得羡慕和实用的。但是,语录(引文)为希腊文,而希腊文并不永远是同希伯来文完全一致的等值词。两者不等值时,将希腊文翻译过来,我们视其为已任。

译者意识到,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拙译是有限和不完善的。任何涉足翻译的人,都能晓得要翻译一件艺术珍品是多么不可能;只有那些长时间倾心于希腊文原作的人,才会知晓丰富的含义和玄妙不可捉摸的意义也许就隐藏在表面上极为简短的句子内;只有他们才会知道,绝望

总是同努力通过一种不同语言的中介结伴而行的。倘若如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的辛劳,我们的译作会向许多受阻于语言障碍无法接近《新约》的人们提供一把钥匙。

(根据 New English Bible 序言编译)

注:

①英王詹姆斯钦定本圣经的校订本,由英美学者组织的委员会予以订正,旧约于 1885 年出版,新约于 1881 年出版。

②牛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 年。

www.cnki.net